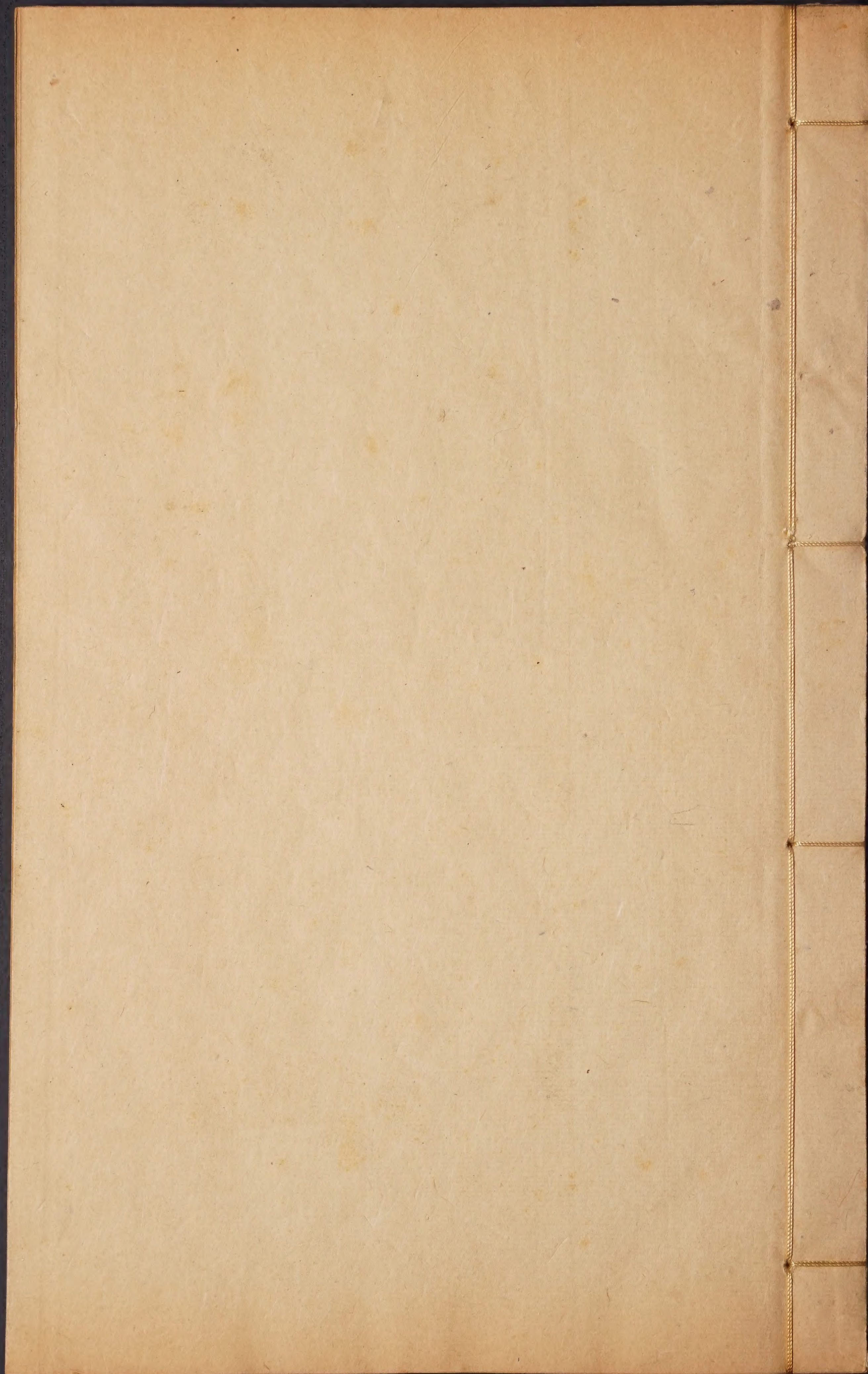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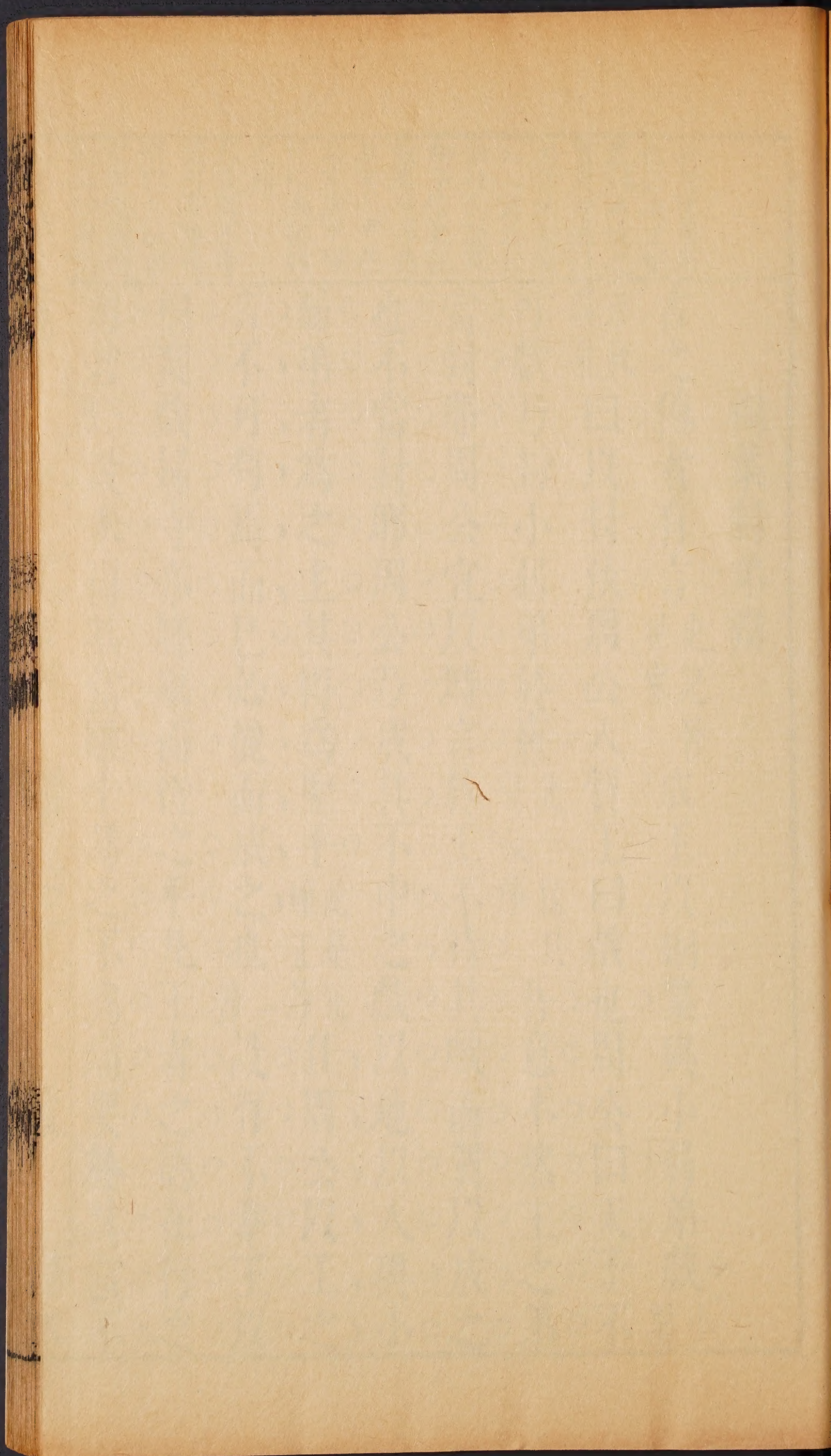




按敖化甫先生云成王桐葉封弟成之者史佚也乃出晋世家周公入賀云云則刘向說苑柳子信史記故有是辨然其文古絕且不詭于理可以為辨難之法

自設有不幸至何若難得倒處大柢難文字須難得倒辟如爭訟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史記晉世家）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小弱弟叔虞也）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此一段只是叙事）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此是正理正論）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也（二節）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三節）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

須乎得倒前既難倒此說正理

教王遂過句九攻擊得妙

結束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又設一難在此

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四節）吾意周公輔成王（五節）宜以道從容優樂要之歸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詞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此段是正理）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六節）況號爲君臣者邪是特小丈夫缺缺（音缺）（七節）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此一結尤高）

謝枋得曰上節轉換義理明瑩意味悠然字字經思句句着意無一字懈怠子厚文之得意者

張以忠曰想奇筆古骨俊神超識論俱不朽

按此等公家文字或施于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當時体式直述事意乃易曉而通行非如詩賦等于戲劇銘記期于久遠可以時出奇怪而無所拘也故韓公之文雖曰高古然于此等處亦未嘗敢故爲新巧以失莊敬平易之体但其

韓愈禘祫議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宗下方有廟字）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効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説。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音夾）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

間反覆曲折說盡事理使是眞文章他人自不能及耳

按韓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于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于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于其室室自爲尊不相降壓

之臣又以爲不可按上之字疑當作而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甘泉賦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屖遲兮遲音栖遲與遲同皆徐行也顏曰言神久留安處不即去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

所謂所伸之祭嘗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位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于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嘗少者也韓公礼樂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上之本眞可爲萬世之通

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其所方作所之義或作經或作禮○今按此言若作別廟則不當禘於大廟又不當禘於別廟故云禘無其所若以無可禘祫之而

法不但可施于一時也程子以爲不可漫揚者其謂此類也歟但其文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竊推之以尽其意云

而遂直廢其祭則於義又有不可通者故其說如此方本誤也故臣傳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illegible]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嘗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甚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衆或作頻方云新書陳京傳亦

衆作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所守疑衍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唐順之曰昌黎為文奇奇怪怪獨于議典禮處文詞甚醇雅此議與改葬服議並可稱名儒之文當與劉歆韋玄成等議相參

張以忠曰自是不刊正論再無參駁而援據尤精

以天子迎佛特以祈壽護國爲主韓公此論亦只在福田上立脚無一字論佛宗旨

不事佛如此

以一意作三層極波瀾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伏以或作臣伏聞或作臣聞流上舊史有始字新史流作始）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或作一百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或作一百）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新史無八字方云考之世紀非也）帝嚳（音谷高辛氏）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百五歲百一十八歲二語上或作有一字）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新史舜下有在位字方云以上多帝王世紀之之文）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而下方有此時二字舊史無然而此三字今從新史）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

筆法俊爽

事佛如此

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五十九年新舊史無九字脫也言方作定新舊史皆無年所極三字方本無推其年數四字今從新舊史方本俱下有年字二史併無俱字）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入或作至）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或無耳字）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巳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菓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八或

議論痛快

陷虜情作實款

用本朝更有據

作九方云新舊史梁書亦可考晝新舊史作晝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繇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事上或有信字新舊史無事字有信字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材識新舊史作識見知新舊史作睿聖明武作明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不上方無即字創上方無許字新舊史創作剏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常新舊史作當時二字新史無轉字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

語婉而實決

舁（音于兩人共舉也）入大内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迎新史作加惑作相）直以年豐人樂狥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年豐人樂新舊史作豐年之樂或無設字）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云上或作皆字敬信新史作信向何人新舊史作微賤豈合更惜方無豈合字而有於佛二字舊史無吏字今從新史）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

又起

言法而正

又翻一意

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或無齋字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佛上新舊史無夫字下或有者字不言新舊史作不道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新舊史無無至今二字奉下或無其字而出之於或無而於二字或無之字惑下舊史有於字新史或作二誤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令新舊史作以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曰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惡之也鄭注桃

必頓塞他後路

鬼所惡茢葦苕可掃不祥。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付下方無之字新舊史作付之水火無有司投諸四字或無代字後新史作前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新史無此二語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祟或作禍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眞德秀曰。韓公奏議非特此一篇。取佛骨一表以見

公扶正道闢異端之功云

張坆忠曰東漢以後佛法盛行中國自王公以迄庶民罔不信奉莫覺其非韓公違衆獨立抗疏極論大足開人主之惑而竟忤旨遠竄不明之君可與言哉

又曰此表光明俊偉照今古

此書多有巧心妙手批不盡須是面說

此一篇須看他大開闔處翻覆變幻

上半篇辨巳不信奉佛下半篇明巳平生喜闢佛而末只以一句點入絕妙

昌黎平生轟轟烈烈處盡在闢佛一節此其所自負

與孟簡書

愈白行官自南廻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佛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要自至以難得十一字諸本皆如此方從閣杭蜀本刪胸中無滯礙五字自又或作且）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

也謂言有大而非誇非此類乎此作甚關係世道又不但文字之工而已　君子不求福于佛　佛不能為禍福　正大的當　詞勁語壯

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福（福或作從）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于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于其間哉進退無

以孟子立根脚便正大

以下文如江河之決西漢中佳處

東坡六一居士集叙從此

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或作非大惑歟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剛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而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于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經書或作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

脫胎

收轉好

抑楊反覆許孟子是公自許處

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于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于今泯泯也其禍出于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以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

說已能衛道于巳壞之後今昔回護

自且愈不助釋氏至此十數轉抑揚反覆如龍

自折不同

延延寢以微滅于是時也而唱釋老于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于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于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繇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以摧折自毀其道以從于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張籍皇甫湜皆公門人）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樓昉曰出脫孟子是自出脫推尊孟子亦是自推

尊文字抑楊格

茅　坤曰翻覆變幻昌黎書當以此爲第一古來書自司馬子長荅任少卿後獨韓昌黎爲工而此書尤昌黎佳處

張以忠曰此書磊落軒昂精明俊偉開道之力直可與孟氏七篇後先照耀

議論正大勝前二篇當看虛字斡旋處以周公來歷說自是歷倒人後面明說當時不如周公人亦不敢猶意復婉轉令人都不覺其自處亦甚高文字開闔變化有法度有氣勢有光燄以周公責宰相性又何辭

上宰相第三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

愈聞周公之輔相其急于見賢也方一日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六字句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十二字句四海皆已無虞六字句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十五字句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十四字句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十七字句風俗皆已敦厚六字句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十七字句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十四字句此

此退之大本識也世多痛其三上宰相書及二鳥賦謂急于求進噫觀退之素所自負此其志亦欲行道濟時者耳篇中論周公之待士反覆委折可為作文之法

此轉尤高進一步

一段連下九箇皆已字變化七樣句法字有多少句有長短文有反順起伏頓挫如層巒驚濤怒波讀者但見其精神不覺其重疊此章法句法也

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于周公者哉不惟不賢于周公而已豈復有賢于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謀議能補于周公之化者哉

連下三個豈復字變化三樣句法讀者但見其精明

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于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

此又排出周公之心以鼓舞當時宰相極有力

多是將無作有生烟波惟其如是三句文字多崢嶸天地自然之文不可多得

吐哺握髮之勤而止哉此一轉有筆力巧在虛字斡旋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他人只是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便了必無心添不衰二字句法更奇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此一段說今宰相不如周公用豈盡二字對皆巳二字亦巧句法變化與上段相對有權度有筆力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

責之婉曲

此以古道自處

以前是相之道以後是士之情

看他虛字斡旋處

叙周秦之士所以可去以起當時之士所以不可去

句法長短錯

望盛德至比于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婉曲有法）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本是九個豈字與前段相對說今添兩個豈盡字句法亦巧妙）今雖不能如周公之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進退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人三月不仕則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于自進者以其于周不可則去之魯（此句八字）于魯不可則去之齊（二句八字）于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此句十五字章法第二句變文得法）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

綜鏗然可誦連用四矣字其勢急又用二焉字其勢緩如擺布陣勢操縱如法文家所謂游魚戲水云者正在此閒字上旋斡也

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此一段以古道自處節節占地步文章絕妙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則山林而已矣此一轉尤高占地步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此段尤占地步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只一句結上書自身妙筆力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若下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便弱了今不下恐字安頓是懼二字在末句法更奇健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皇懼無已愈再拜

樓昉曰以周公與當日之事反覆對說而求士之緩急居然可見雖是急于求進然理亦如

此

錢福曰古來無此局面自退之變出氣傑神王骨勁格高足稱絕唱前論相道處直而不激下言士情處曲而不卑

張以忠曰議論極正格力極高而篇中筆法奇宕精采矜厲勝前二書

昌黎此書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黿鼉蛟龍萬怪惶惑如抑遏掩蔽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逼視

古人不爲違心之行卑情之文故宜圓暢反覆

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使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用事變化當如此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于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

此一並見不必使之晨入夜歸

從二子來卻變化得好人蓋直以孟子自處

直而婉

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此一段分明是以孟子之言亡一公幹旋得婉曲可法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一章辭太直兩句救得好愈蒙幸於執

此下文勢最奇

二意翻兩層

句法長短錯綜其文如汪瀾浩波只此一句截住

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句八字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九字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字句十五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句十字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九字句連下五個如此字句法長短錯綜凡四變此章法也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字句十一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字句十三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句十四字又一旦連下三個如此字長短錯綜此章法也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文勢

古人有言曰道屈於不知而伸于知己昌黎根氣自是如此

筆力絕高

三段文勢如悚虎盤

如狂瀾浩波只此一句截斷有氣力　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　前段說話此一反只用六句頓挫波瀾絕妙　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　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不同感恩易感知己難故曰士爲知之己一死此兩句下得　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詞而垂仁採納焉　此三句無緊要句法亦不苟且

張以忠曰婉暢圓轉丰骨絕高

又曰退之自處極不苟讀此文可想見

要窺作家爲文必如此立根基今人乃欲以何字求之何哉

答李翊書

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于其宮者也烏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者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

名言
篇中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即此中間又隔許多歲月階級
第一級
第二級

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也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為喜譽之則心以為憂以其猶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總論抑是名言 正論名言自占地步極高

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拒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塗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塗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則時用焉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灋如是者其

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至乎利聊相爲言之

樓　昉曰呂居仁說退之答李翊書最見爲文養氣妙處

文曰退之論佛骨表驅鰐魚文幷言折王庭湊出牛元翼則氣之所養可見

唐順之曰抑揚轉換纍纍然如貫珠其此文之謂乎

敖　鯤曰古今作者皆有所從入入固難入而至尤

難志乎古所以入也養之所以至也讀作
者之文自得之
張以忠曰章法變化臻乎神妙作者自知莫能踪跡
處
又曰此與子厚答韋中立書俱是說自家得力

此篇一鳴字發出許多議論自周禮梓人爲筍虡來一鳴字成文乃獨倡機軸命世筆力也前此惟漢書敘蕭何追韓信用数十亡字金石草木各止一句而水分出四句此是不整齊中整齊自錯綜妙處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此以金石草木引入人來有不得已而後言。不平其歌也聲有思。其哭也聲有懷。不平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聲又假樂聲引入下文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泄發也鬱其中而後發泄於外善下語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生出善字與假字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

生出善鳴一字最妙為下面議論
此文以天時引人來錯綜甚妙
鳴春鳴夏等語神奇
上文已再言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矣此言人声之精者故又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對鍼血脉首尾相應處
凡有懷而欲吐者皆為不

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無人推原及此）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將無作有）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含自鳴其不幸一句意）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莊周楚人著書名莊子）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其國雖大而亡亦有因以屈原之忠不可為騷為歌亦自

得其平非必有所憤激也但屈原則以憤鳴耳
以荀卿與孟子非其倫臧孫辰何人亦未見有道又與孟子並立豈可謂之以道鳴
此篇謂凡形之於聲者皆不得已於不得已之中又有善不善者焉然所謂善者又有幸不幸之分則係乎天也

鳴其不幸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二人異端之學管夷吾。晏嬰。管晏皆功利之說老聃。李耳字伯陽著老子為道家之宗申不害。以黃老刑名之學相韓昭侯著書二篇名申子韓非。韓諸公子與李斯俱師荀卿善刑名法律之學著書五十六篇名韓非子慎到。韓大夫善刑名撰書四十六卷田駢。齊人好談論時號談天口鄒衍。燕人論諸國推終始五德之說尸佼。魯人衛商鞅師之死逃入蜀著書二十篇號尸子孫武。齊人著兵法十三篇張儀。魏人散從連衡事秦蘇秦之屬。蘇秦洛陽人說六國從親擯秦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專言威令漢之時司馬遷。有本紀世家列傳之序石室金匱之書相如。有子虛上林大人長門宜春之賦楊雄。有甘泉河東長楊校獵之作與太玄法言之書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

已上數人或功利或邪說或清淨或寂滅或刑名條刻或尚兵書以詐殺伐之計或尚從横以行游說之謀皆非吾道之正

以一鳴字成文獨得机軸命世[illegible]仙

此段說晉魏以後如江河之有巨陂得此一隄否則傾瀉無收拾矣

感慨波瀾又

其聲清以淳 或作浮 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 此一節歷叙前代之不鳴者褒貶相錯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 字伯玉唐興爲海內文宗則天時爲靈臺正字 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 字元賓爲太子校書郎卒 皆以其所能鳴 或賦或詩或代王言各隨其所長以鳴者 謝氏云此有包括多 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 其名未顯始以詩鳴 其高出晉魏 晉魏無善鳴者孟郊獨高出一等 不懈而及於古 不懈怠而可以及乎古人 其他浸淫乎漢氏矣 自郊之外他人則流爲漢氏之不善鳴者語有輕重 從吾游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 孟郊李翺張籍信乎善於鳴矣 抑不知天

有地步至此入題將六人來明起孟郊說出孟郊以詩善鳴至末一段吁嗟歟嘆有不盡之意序因送孟郊東野作結歸東野身上只兩句此文章之妙

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謂三子之達也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謂三子之終窮也此兩句斷盡前面聖賢君子之鳴當時必先有此兩句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奚以悲此二句占地步東野之役於江南也詩孟郊有江南之役有若不懌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樓昉曰曲盡文字變態之妙

謝枋得曰此篇凡六百二十餘字鳴字四十讀者不覺其煩何也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頓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峯疊巒如

驚濤怒浪無一句懈怠無一字塵埃愈讀
愈可喜

張以忠曰錯綜奇變橫越無方而秀傑之氣軼宕其
間豈非絕調

愿唐功臣西平忠武王晟之子

兩或曰文多跌宕結胎在隱者所盤旋上全借李愿說話別立一格而其造語形容處則又錯六代之長技矣看他形容許多得意之態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地名在故州濟源縣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人謂環繞兩山之間如盤焉或曰是谷也或云是山之谷如此宅幽而勢阻宅處幽僻而勢阻遠隱者之所盤旋隱逸者盤旋其中友人李愿居之此一節且說盤谷大體李愿所居愿之言曰託愿之詞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喝也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秀也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道古

形容二樣態度各是一樣人若身親為之者狀物之妙宛轉反覆三百字只一句結了自此以下乃是退之自比

此見文公非以隱為高者

看他形容許多閒適之態

三疊長短錯落

今之人而奬其盛德之高入耳而不煩簡畧語言不敢瀆聽曲眉豐頰左右之人眉曲而婉額頰豐美清聲而便體聲清清而可聽體便便而自在秀外而惠中外貌秀而充裕中心惠而聰明飄輕裾翳長袖飄然輕揚其後裾隱然曳拖其衣袖粉白黛緑者面勻白粉眉染緑黛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彼得寵愛此嫉妬之而恃其所寵者自負其美爭妍而取憐爭為妍美之貌以取主人之愛極模寫之妙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或作覩望者非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于山美可茹釣于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譽于前孰若無毀于其後與其樂于身孰

前面一說士者一說隱者皆有着落此說不安于隱求進不得者之所爲若要大丈夫處世不出此二者

看他形容許多伺侯依棲之態

只一句結有神力有含蘊

一歌尤洒落

若無憂于其心（分別輕重甚妙）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看他用字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于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此一節說隱居退處之人）伺候于公卿之門奔走于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趦趄（欲行不行之貌）口將言而囁嚅（欲言不言之貌）處汚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于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于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此一節說汲汲求進之人）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湘（烹也）盤之阻（屈折）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可容其居）繚而曲如往而復（似往前而復至其後）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樂之

（極也）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德人所居惡獸水虫之作害者自避）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德重鬼神欽亦爲守護其所居呵斥禁止山中魑魅之屬）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此中所養無所不足外亦何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樓昉曰一節是形容得意人一節是形容閒居人一節是形容奔走伺候人却結在人賢不有何如也句上終篇全舉李愿說話自說只數語其實非李愿言此又別是一格式

張以忠曰格韵神情超然塵外而結調處覺可歌可咏尤鏗爾有逸響

鄭尚書諱權字良常

先將不緊要事摹畫點綴如畫總只形容嶺南府之尊

一句總

郡內利害

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其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方從閣抗本無下大府字）四府必使其佐啟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鞾迎郊（郊上或有于字）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或無先字）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一下更有至字）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諮或作咨）隸府

叙得錯落變化

由盡

叙嶺南之任重

境外利害

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州島。颶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颶或作飄）。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黨仇或作仇黨或無將字）（爬梳或作把疏）。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眞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州或作洲）。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

伏誦詞

入本文

警點綴

今按通志公家多嫉妾祿

胡或作夷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厲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嘗或作常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貴而能貧方云此左氏語權本傳云用度豪侈復與此異何耶及是命朝廷

薄不能贍因李訓于王守澄求節鎮得廣州此語蓋譏之也

合蓄有韻

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祝上或無以字或祝下有使字

張以忠曰體裁最卓音調最蒼波瀾最潤氣局最古而虛神韻度又盤欝其間昌黎之序柳州之記所以橫絕千古而莫之與京也

命意高結体奇轉掣從天降
逞辭說司徒公已奇
相画得髓

上堂郎客階坐必東嚮若至館如此是常禮不足言唯在府如此乃見其尊韋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鞾袴握刀左右雜佩左右雜佩當自爲一句內則所謂左右佩用者也弓韔服今按韔服皆弓室也然詩云言韔其弓又曰交韔二弓則韔字又可通作虛字用矣此弓韔服謂納弓於服耳矢插房左傳抽矢納房房箭舍也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月十二子相

天子使者不敢以主禮自居之意

論時日更奇

命意大有関係

何等命意

將客作証不放鬆

結得無滲漏

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旣朝夕左右必數數焉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郭正域曰作文要於世道人心朝綱民俗有關係方可言用世之文苟辨諛人而已若恥也

張以忠曰此文感慨縈想極大極奇

送刺史序而說觀察使不止就事論事意寓箴規文有法度

頌規其過而先揚其美

送許郢州序 許郢州名志雍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響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已任者乎欲譏刺其惡必先誇誦其善先誇誦于公之賢正是學孟子于道齊宣王易牛事是心足以王矣一段得進諫之道愈雖不敢私其天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已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

以長諷于公此敗于異也

此成于同也

規于公主意在此

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常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雖是以刺史觀察對說作句下字皆有權度一私于其民一急于其賦可見爲刺史賢爲觀察者不賢縣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巳竭而斂不休。人巳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惠獨厚見刺吏之仁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獨急見觀察之不仁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

峯轉使是贈許君為字妙手

者未之有也此序本意欲諷觀察使于頔歛賦甚急刺史不能堪乃借刺使於觀察對說辭意輕重不待較量而知若獨說觀察則于公見之必怒矣此文章之妙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末又勸許公寬其縣其議論始公乎辭意始圓備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謝枋得曰于頔乃一貪酷吏其爲觀察也賦歛苛急見唐書本傳韓公送許郢州崔復州二序皆諷諫之辭可以叅觀于頔爲觀察使性

貧而政苛取財賦于州縣者甚急刺史縣令不可爲韓文公作此序以諷諫于頓文有權衡有針線

張以忠曰規切愷至而意語深隱此婉轉開悟之法而文字闔闢處尤可翫

以議論行叙事是退之之变調

借從事者荐詞作頌美极得体

與之語道理當到龜卜也上中間用三個若字有三意文法变化長短不同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此是衣不說出衣字)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看他說衣食一事變化句法甚奇)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免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五字句)辯古今事當否(六字句)論人高下(四字句)事後當成敗(五字句)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古善御者)為之先後也(一句長川)(二句合為一句)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一句短○如此設譬喻作句法文勢有頓)

歷叙先生處說得津津然

甬篇總是相與有成四字石先生安貧樂道參謀長使見不肖圖利於大夫私便其身圖而能以道自

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挫有起伏便有波瀾）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垣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此段文勢似緩慢若逐句檢點無一句懈怠軟弱）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看他推撰大夫從事賓主問答之言如此巧）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經告行於常所來往（叙事句句有法）晨畢至張上東門外（張供張也如今筵會鋪張設席之類）酒三行

任大夫爲國爲民求士輔政似見非富其家餧其師受佞人味諂言之人而能以義取人一篇皆含此意至末節方曰於是東都之出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一篇之意歸結在一句上眞是妙手前面許多委曲一句結千鈞之力

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眞能以義取人、先生眞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只下以道自作一句人皆能之今添決去就三字句法便巧妙)又酌而視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視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十字句)無味於諂言、(五字句)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此一段句法長短不齊文有頓挫好章法)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句健四祝辭一段蓁一段)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此一句是左傳句法)於是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

詩六韻遣愈爲之序云

謝枋得曰此一章譬文法最奇韓文公作文千變萬
化不可捉摸如雷電鬼神使人不可測

樓昉曰看前面大夫從事四轉反覆又看後面四
轉祝詞有無限曲折變態愈轉愈佳中間
一聯用三句譬喻意聯屬而語不重疊

張以忠曰句調意格都從靈心鼓鑄神奇變化總歸
莊雅但繩尺在心讀者莫能窺其涯涘耳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首句如論冒此下即承首句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于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輙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于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此下發明前空羣意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

此段譬喻最妙便見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自此入題

言石生見其能盡取無留良也其美温生處全在去後感慨中見之

以石生爲媒句法

自居守至禮于其廬文法凡四段不待說溫生之賢只說溫主既取而東都之士遂空溫生之賢自見以烏公爲士之伯樂應首一句意推開一步總是大而地位高愈縻于兹数何是故爲美溫生局面不如此不足以見溫生之賢

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于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于其廬（此一段四節四樣句法頓挫起伏有波瀾有峯巒文法之妙）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此下歸美烏公且賀且惜多情動人）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于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于兹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

以兩何此拾前意爲天下賀應求內外無治不可得句爲吾致私怨應何能無介然句辭不煩而意盡

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于懷耶生既至拜公于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于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韵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虞集曰前二段是譬喻格伯樂譬馬公冀北譬東都馬譬處士良馬譬石温二生凡四段

敖鯤曰文有光燄頓挫豪宕讀之可發才思

張以忠曰神奇高蔚洪厚深嚴而筆力運旋則復如組如舞

王績字無功隋末六儒通之弟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含其子孫也

推高一層見非旨于味意却顏參形此隱然有不足于醉鄉意

悲非

美其先世忠節悲其不遇

送王含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誦阮籍陶潛詩（二公皆嗜酒好醉又與醉鄉親切）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托而逃焉者也（從醉鄉引得陶阮二人嗜酒者作証）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耶（破醉鄉）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合王阮陶三人故添一徒字）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正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

聖人至末不脫醉鄉尤見情辭之諷詠

昔人以不用入醉鄉今乃與之飲酒有無限意

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張者張大誇耀之意）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于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不脫醉鄉字）

謝枋得曰只從醉鄉記三字得意變化成一篇議論下字影狀此文公最巧處凡作論可以爲法

張以忠曰命想結調神雋高雅而詞意尤覺婉而多風

文體如貫珠只此一篇開永叔門戶

奇

又括前

又客影一層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駛或作駃駃音快）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測如周禮測土深之測方作側下別有南字皆非是）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

換入正論

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當下或有奇字非是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學或作教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

不輕許

邪迷下或有惑沒字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敖

鯤曰闢異端之湛溺思引之以歸于儒其議論既正而文亦絕奇

張以忠曰氣峻文雄轉頓奇絕

此篇因其所明通其所蔽其法得于孟子所言皆聖賢道理董仲舒以後無人說到此高在意氣故迥出諸家而闔闢变化頓挫起伏不失尺寸

惜其無以聖人之道二句一篇之指

送浮屠文暢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此是文暢）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楊子雲稱在門牆則麾之（喻儒名者）在夷狄則進之（喻墨名者）吾取以為法焉浮屠文暢喜文章（文公取文暢正以其人喜文章）其周游天下凡有行必請于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

凡辨難攻擊人須拿着一件大把柄孟子語梁惠王以仁義齊宣王以王政皆是此意

知道之言非文人語

只此五句天地萬物之理都括盡

此段最醒動

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句法）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此一段最高）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有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于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

極詆浮屠語特含蓄不露如孰爲而孰傳之句分明是貶浮屠然止一句收繳何等渾深所自句應上聖人者立以下收得緊切

五個也字如破竹一段工夫極妙一結言簡意

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于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耶（此一段義理最精亦切近人情即是原道中語論無一語相似此韓文之所以爲奇特也）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强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此一段尤切近人情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無聖人之道則人之類滅久矣與禽獸何異）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之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此二節是儒者

尽

之過余旣重柳請又喜浮屠能喜文辭于是乎言見得文公

所以與文暢者只昌取

其能喜文章非取其道

唐順之曰開闔宛轉眞如走盤之珠此天地間有數

文字通篇一直說而前後照應在其中

顧充曰昌黎此序斥浮屠尊周孔正是韓文與六

經相表裏處非止聲响而已

張以忠曰吾儒衞道不獨自固藩垣必須令角非之

徒翕然歸正然後見得闢邪手段如此文

送浮屠而告以聖人之道務欲破其惑而

開其悟識旣卓絕意復諳至可稱絕作

